

交流・分享・探索

2011中國大陸參訪紀行（下）

文／簡弘毅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吳瑩真、陳慕真、簡弘毅

2011年，國立台灣文學館由張忠進副館長率領的兩岸參訪交流之行，前往中國上海、蘇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廈門等地拜訪文學相關學術機構，並以座談會、參訪、考察行動，建立本館與中國大陸台灣文學研究者的聯繫。繼上期報導了學術機構與作家紀念館的交流座談行程，此行另一行程重點，則放在台灣作家在中國的足跡與故居，並拜會了長年居住於上海市的台籍作家朱實先生。

台灣作家的中國經驗

除了探訪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故居、紀念館舍之外，我們趁著地利之便，試圖探訪幾位曾經生活於上海、南京與廈門等地的台灣作家故居，包括了林文月、白先勇、余光中、賴和、林語堂等。除賴和在廈門行醫一年餘之外，其餘幾位都是在中國大陸度過了童年或青春時光，而在1949年前後渡海到台灣，因此，這些作家的「故居」或往日足跡，多半無法完整保留，更奢談成為紀念館舍。我們能做的，只是在蛛絲馬跡之間，窺探這幾位前輩作家在大陸時期的生活點滴，並一探他們創作的心靈養分。

林文月：上海虹口

林文月（1933-），彰化人，生於上海虹口，該地當時為上海的日本公共租界，一直到1946年戰後始跟著全家搬回台灣之前，在上海度過了她的童年時光。林文月家的上海故居，位於當時「江灣路540號」，正對著虹口公園及虹口游泳池，以及「內山書店」，有著濃厚的日本氣息。位於其後的巷弄內，有七棟昔時洋房，亦為林文月父親林伯奏的產業，《臺灣通史》作者連雅堂晚年就居住在其中一棟，直至終老。今天的公園已改名為「魯迅紀念公園」，游泳池改建為「虹



上海虹口林文月故居，原址仍存，但外觀已大幅翻修。（許秦蓁提供）



虹口公園今日改名為「魯迅紀念公園」，是童年林文月與祖父連雅堂經常散步之處。

口足球場」，而林文月故居雖然仍保留著，但外觀已大幅翻修，不復當年洋樓式模樣，僅七棟洋房仍原樣保存著。而我們走訪之處，除公園林蔭依舊，未能感受到任何的日本租界氣息。



位於南京「雍園」1號的白氏故居，環境清幽，卻是達官顯貴出入之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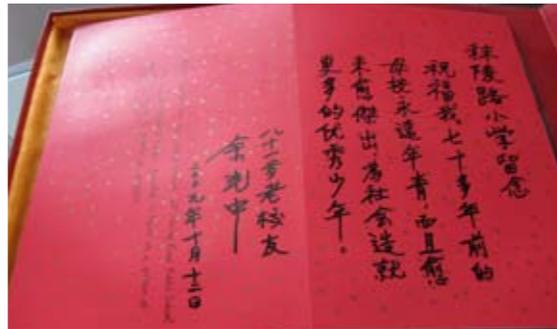
白先勇：上海、南京

祖籍廣西桂林的白先勇，1945至1948年間隨父親白崇禧將軍短暫居住過上海、南京等地，其故居同時為白崇禧將軍官邸，因此多屬大宅院式的建築，也有幸保留至今。其中位於上海徐匯區的故居俗稱「白公館」，是一棟全白花園洋樓，多年來數度轉手，至今仍妥善保留，並改建為一家由台商經營之高級餐廳。在上海的多倫路「文化名人巷」中也留有白崇禧將軍故居，少年白先勇應該也曾短暫住過此地。

南京的故居，則隱身於南京「總統府」旁高級官員宿舍區「雍園」內，為一棟典雅二層西式洋樓，白先勇在此雖然只度過短短二年，但在南京宅院中看盡繁華起落，成為日後《台北人》中許多篇章的故事背景。白先勇在這南京、上海的故居內，度過他孤獨的童年，同時也見證了抗戰結束後中國歷史的轉折，對其一生創作有很大的影響。

余光中：南京小學

余光中1928年出生於南京，因為戰亂的關係，小學、中學與大學時期都曾斷續在南京唸過書。大學就讀的金陵大學為今日南京大學的前身，但小學就讀的學校卻早已為人所遺忘。本次到訪南京，在地方文史工作者曾立平先生的協助之下，我們找到了當年余光中就讀的「崔八巷小學」（今改稱「秣陵路小學」）。今日這所詩人的母校，還特地在校內設立「余光中班」，藉此紀念詩人的童年足跡，也激勵下一代的孩子們。



余光中先生為母校「崔八巷小學」（今改稱「秣陵路小學」）題字紀念。

鼓浪嶼：菽庄花園、林語堂、賴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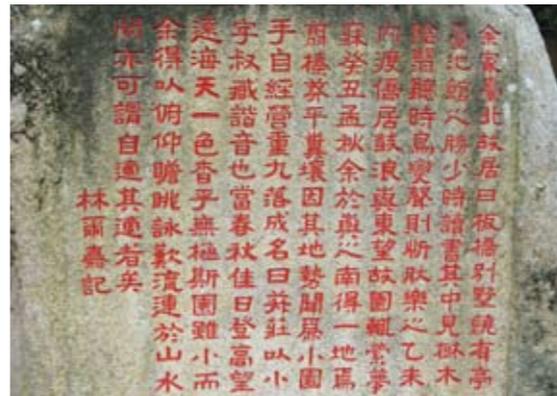
此行最後一站是廈門的「海上花園」——鼓浪嶼，島上曾是清末各國的租界，故留下許多西洋式建築。對我們而言，造訪鼓浪嶼則是為了探訪三處台灣作家的足跡：林語堂故居、賴和行醫之博愛醫院，及菽庄花園。1919年林語堂與夫人廖翠鳳的婚禮就是在這島上的洋樓故居中舉行的，這棟房子是當時鼓浪嶼三大歐式建築之一，格局不凡，而今百年老宅因產權問題，年久失修，使其失去原有的風采。甚至由於位處僻巷內，無明顯指示牌，幾乎讓人無法輕易尋得這棟重要的歷史建物，非常可惜。

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，在鼓浪嶼上的博愛醫院醫，至1919年返台，當初是以總督府醫官的身分前去的，在此時留下了〈去國吟〉、〈元夜渡黑水洋〉、〈端午寄肖白先生〉、〈中秋寄在台諳舊識〉等多篇漢詩作品。博愛醫院在租界時期是日本軍官醫院，「解放」後成為中國解放軍的醫療所，如今則成為一棟廢棄的一般建築物，在當地無法尋得有關「博愛醫院」的相關訊息，只能比對地圖，找到這棟二層樓米白色外觀的大樓，推測當年做為軍用醫院時的規模，並懷想台灣作家賴和昔時停留於此的心境。

另外，島上著名景點「菽庄花園」建於1913年，原為台灣富商林爾嘉為懷念台灣板橋故居「林家花園」而修建的私人花園，取名「菽庄」乃主人字「叔藏」的諧音，這裡也成為許多當時文人雅士的聚會之地，在園內留下許多詩詞唱和之作。



林語堂故居是當年三大歐式建築之一，如今年久失修，風采不復存在。



林爾嘉為「菽庄花園」由來所題之詞。

拜會作家朱實

此次出訪，除拜會前述學術機構的目的之外，也安排赴上海拜訪台灣前輩作家朱實先生，並進行口述歷史訪談。

朱實，本名朱商彝，台灣彰化人，1942年與張彥勳等人組成文藝社團「銀鈴會」，1949年就讀台灣省師範學院（今台灣師範大學）時，受「四六事件」波及，逃往中國大陸，後定居於上海。朱實（筆名瞿麥）長年潛心研究俳句短歌創作，並精通日文，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，也曾赴日講學長達二十餘年。

此次前往上海市區的朱府拜訪，見到了高齡八十多歲的朱實先生，雖然一頭百髮，但顯得精神抖擻，氣色紅潤，說話也聲如洪鐘，說明他內心的期待與興奮。初見面時，雙方以普通話展開問候，所談的也多是家常起居；等到我們問起當年歷史洪流下的諸多往事，朱實先生開始以台



與朱實先生（左3）訪談後合影。

語敘述，神情也更顯得激昂，彷彿脫下了一層面具，談話也越顯見真情。會後並當場捐贈個人手稿等文物予本館。

在二個多小時的訪談之中，朱實先生夾雜著普通話、台語、日語，向我們描述了1949年前後從台灣逃到中國的許多故事，以及60年來人生命運的轉折。「四六事件」在台灣社會，雖已獲得政治上的平反，但仍有許多歷史迷霧等待後人釐清，而這個時代的文獻、史料與文學面貌，也尚待後人進行更深入的挖掘、研究。

結語

以9天的時間走訪中國大陸5個城市：上海、蘇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廈門，是非常匆促且奔波的行程安排，期間主要的行程是拜會多個從事台灣文學教學、研究的大學與機構，和作家紀念館、故居等地，並順帶走訪文史相關的景點，這是非常難得的經驗，也可說是充實的學習與交流之旅。我們雖然帶去了台灣的茶葉和文學館的出版品、紀念品做為禮物，但獲得的卻更多是屬於經驗上與情感上的回報，這些中國大陸的台灣文學教授，甚至接觸到的許多研究生，都以熱切的態度迎接我們，並以真誠的心進行對話。在文學的閱讀與歷史的詮釋上，我們之間容或存在著許多歧異見解，但透過日後更頻繁且深入的認識，未嘗不是替台灣文學開拓更寬闊視野的機會？台灣文學館這次前往中國大陸的探訪與交流之行，雖然只是一小步，但我們相信，這也將是開啓未來的起步。